

**H 流年剪影**  
**小木箱装时光****H 家在海南****月亮出来的时候****■ 段万义**

陈旧的小木箱，惊现于故乡的老屋，算是沉淀岁月过往后的最美尘缘，油然而生不小的欣慰。情不自禁地抱起它，便抱住了我一段特殊的年少时光。

杉木材质的小木箱，工艺水平远不及专业木工，但我偏爱至极，只因属于三哥亲自为我精心制作。小时候，我常常喜欢天马行空地想象，全然没有三哥的实干才能，可是他年长仅两岁。随着暑期三哥手中铁槌的声声敲响，便一步一步助力为我敲进了寄宿中学的大门，也敲入了更高求学的心路征程。

小兄弟俩一前一后，扛着小木箱行进在开学前的路上，自是一幅蕴含着青青芳华的风景。三哥在后紧拽着扁担上捆绑箱子的绳索，生怕偏向稍低的我这头，每当出现有下滑的趋势，可以明显感知被他更加用力地向后挪一些。尽管如此，瘦弱的我还是要求几公里路上的几次歇息。当时我对自己没出息生了小小的恶，不过更多的是享受三哥给予的帮扶。我们坐在小木箱上，坐成了一座具有艺术美的雕塑，任人来往的眼神掠过，或许是欣赏的，也许是全然不顾。途上杉木和松树的枝叶争相舞动，山风在那样简陋的九月，脚下的小草劲长着，我们喝着自灌的玻璃瓶装水，心情是愉悦的。

学校通铺的前面一字排开，小木箱形形色色，就像每位学生的颜值不一样，仿佛都要接受着艺考学校的严格检阅。箱内不仅装有书、衣、菜和其他用品，也装下了不同的习惯和性格，甚至装就了迥异的基础和前途。我整齐地摆放每一种物件，缘于从小就生发过军人情结。影响至今，呵护书本就是对知识及文化的珍视，穿衣整洁便是对他人和自己的尊重。

苦涩的歌严严实实地裹挟了我那时的学校生活。那时的我极度厌恶每次从外婆家带来的下饭菜，单调而乏味，油分少得可怜，并且咸得使人发怵（否则容易早坏），几乎一到周三就无法下咽，常常仅凭学习上的一点小成绩帮助同学，而获得几失自尊的接济。后来读到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其中主人公孙少平似乎就有我和三哥的影子。也许是三哥的沉默给了我意识上的启示和突变。早期怨恨年迈的外婆该是一种何等的罪过，毕竟她老人家在艰难中无私地给予了我们读书的机会，应是生命中必须感恩的贵人，以致后来的文章中多次书写过平凡中凸显伟大的外婆。由此，我日渐忽视了箱内的菜，更加坚毅地注重了里面的书。

于是，年轻有梦。不只一次梦见小木箱载我缓缓升空，大观风云变幻，纵览山川广袤，俯瞰沧海桑田，洞悉落后先进，心情激荡，胸花怒放。小木箱仿佛成了我的隐形翅膀，继续输送至太空。小木箱的空间逐渐变大，尽情收纳我的学习生活和其它所有。我在小木箱内失去了重心，自由地漂浮着，奇妙地幻想着，拼命地努力着，开心快乐地迎来每一个崭新的日子，耳际常有世界名曲在悠扬。梦醒时分，往往是学校铃声的骤响，惊觉后已是泪湿，或满心的愉悦，或无尽的心伤，或深切的憧憬。

为了防潮和稳固，小木箱被安放在几块砖头上。我时常坐在箱上吃饭、看书与写字。这种当时的真实情景一一再现，如散落多年又返场的默片，仿佛在心壁上划下了重重的痕，永难消逝。也常常一个人傻傻发呆或细细沉思，无限想象着诗和远方，希望来日有最美的遇见。微微昂首，迎面有微弱的阳光眷顾寝室的破窗台，就如此点散着我的青葱岁月。此时，紧握手中的笔，膝盖上的练习簿里留下了许多铿锵的文字，成为我灵魂深处久远的怀念。

小木箱的命运有点坎坷，缘于我的矫情和任性。假期的小木箱，被打回了家中。一次因故我气急败坏，雷霆大发，信手砸坏了小木箱。事由本与三哥无关，他见状，轻抚我的头，只是很小的嗔怪：“看看我们老小，脾气蛮大哟。”之后，他一声不吭地修理着，像平时修订自己的作业一样认真。而今目及，修补痕迹依然。修理好的箱子上面有块木板稍显短些，那仿佛是我性格上的短板。经过时间的洗礼，越发钦佩三哥的修为。忘不了那次三哥不小心还被铁钉划伤的情境，后来化作我的《一滴血的红》，成为我人生思想的重要转折点。

作为我儿时的好伙伴，小木箱又有些幸运，被母亲完好地保存着许多年，也替我保存着一份美好的情愫和念想。这让今日壮年的我在深切回望后，能够珍重每一次前进的步履。

**■ 李焕才**

说是海上生明月。小时候，月亮总是从我们村东面那松林岭爬出来。月亮就躲在松林岭上。东边的天空泛起了绯红色，月亮慢慢从山顶露出半边脸，突然噗嗤一声，一张大红脸羞涩地全亮了出来。霎时，天地间全红了，站在村头的我们，身上也红扑扑的。

月亮不再害羞了，抖落身上的红色，脸蛋渐渐变成玉白，好亮丽，好妩媚。

晚风把柔和的月光吹落在村边那坡地上，满坡一片光亮。坡地不再安静。白天里见不着踪影的那些小伙伴都活跃起来。蟋蟀爬出草丛，站在草尾上，拱起双翼吱吱叫，叫出它们的欢乐；青蛙趴在水沟边，鼓着双眼看月亮，腿帮一张一弛，喔喔喔，喊出满腔快意，静悄悄躲在村边篱笆垛上的小鸟再也耐不住寂寞，啁啾啾，躁动在快活中。

这个时候，我们决不会去干扰那些蟋蟀、青蛙和小鸟。月光中，人们的心平和安逸，万物怡然，不肯相互骚扰，就连平日里在村头巷尾嚣张跋扈的那些狗也变得温顺可亲，静静

的，一声不吱。

我们到村里的晒谷场来玩。月亮把宽阔的晒谷场抹成了乳白色，好多人在晒月光。那些大哥大姐们把屁股搁在地上，围坐成一圈，在打扑克，不一会就甩出一片笑声；那些大娘大婶们也提着屁股凑过来，屁股堆在一起，便兴趣盎然地扯日子，家里家外的事，大人小孩的事，零零碎碎叽叽喳喳，唾沫沾着月光纷飞。二辉爷总是一个人，抓张草席铺在一个角落处，四脚伸开便进入梦乡，鼾声就有节奏地在他嘴边流淌。我们来晒谷场只是凑热闹，嘻嘻哈哈，漫无目的跑来跑去。闹了一会，没趣了，就跑到二辉爷的席边来，揪他的耳朵，捏他的鼻子，把他弄醒。二辉爷没生气，坐起来，也伸手捏我们鼻子揪我们耳朵，然后就给我们讲故事。二辉爷的故事很多，有的是他听来的，有的是他编的，都很好听。月黑的夜晚，他就给我们讲鬼故事，那沙哑的声音抓住我们的神经抽丝剥茧似的，牵着拉着，让我们惊肉跳紧缩在他的身旁。月色很好的夜晚，他不会吓唬我们，就讲很有趣的故事，或者添油加醋讲孙悟空，让我们的笑声跳跃在月光中。每晚二辉爷只讲一个故事，讲完伸直腿躺下，鼾声又从嘴里喷

出，我们怎么弄，他都不再醒来。

我们踩着月光到村前的港口来。这里的月色比村里的更皎美。天上挂着一个大月亮，港湾的海水里也搁着一个大月亮。星星潜在水下眨眼睛，水面闪闪烁烁，好像又浮着无数个星星。月光铺在港边那沙滩上，亮亮的，银银的。潮水很无聊，慵懒地在沙滩前徘徊。走下沙滩来，阿猫就很兴奋，他喊：比赛！我们都脱掉衣服，光秃秃像一条鱼，并排站在水边，抓着自己的小泥鳅做好准备。阿猫又喊：冲锋！全部小泥鳅一齐喷水，吱吱吱朝海水扫射。我刚屙过尿，尿水不多，那小泥鳅嘴只吐出一丁点儿水，嘲嗒在跟前。阿猫指着我说：噢——女孩！伙伴们七手八脚抓住我，嘭一声，将我抛进水里。全部人嘻嘻哈哈跟着扑进水里，浮在水面上的月光顿时撞得四溅纷飞。

月光下玩水很有趣，水波拥着我们，月光也抚摸我们。我们潜游翻滚，荡起一片片水花，也荡起一浪浪银光，可是水下的月亮给我们撞散了。我们湿漉漉的爬上一艘渔船，直挺挺躺在甲板上浴月光。月亮眼瞪着我们，月光像一把把碎银泼洒，叮当作响。海风拂来，很凉爽。渔船在水上悠悠晃去，天上的月亮和

星星也悠悠晃去，我们像躺在摇篮上，不一会，便把我们摇进梦里。

夜深了，水气很凉，我们被夜风吹醒。月亮依然精神抖擞。渔村裹在月光里睡得很香。我们听见山歌回响在夜空中，歌声随着夜风飘扬，又随着月光缓缓地飘落。那是大哥大姐们在月下放歌。我们听不懂山歌的意思，可那悠扬婉转的歌声入耳生情，让人心里愉悦，又让人心跳。阿猫比我们大一点，他懂，他说：这是大哥大姐们在看月亮，唱月亮歌。唱道：

天上月光地面亮，  
树上开花树下香；  
鸟唱林间林外听。  
水荡港湾港岸凉。

我们还是不明白，却感觉天上这颗月亮好亲切，好可爱，世间上万万千的人喜欢她，都在看着她。

月亮出来了，又回去了。日复一日，月复一月，我们长大了。后来我离开了家乡，远离了月亮，可心里总挂着一轮明月，盛着一片灿烂的月光。

随着岁月流逝，不知不觉中发现月亮已经变小了，只装在电视里，装在电脑里，装在手机里。虽然经常目睹月亮的容颜，可总感觉少了些许亲切，尤其触摸不到那水一样温润的月光。



投稿邮箱  
hnrbzpb@163.com

**H 诗路花语****桫椤街****■ 吴建春**

夜很深很深  
各式餐馆的菜香酒香  
衣着时尚的休闲男女  
窃窃的私语和浅笑  
唱吧里的抖音  
儿童乐园里快乐的尖叫  
都与子夜时吹过的  
那阵温柔晚风  
一起走了

昏黄的路灯亮着  
映出许多寂寞  
三角梅藏起火样热情  
在榕树边静静睡去  
偶尔轻轻颤动  
因为一只夜鸟飞过

小街有些空旷  
却挤满无形的失落  
只有一个人  
披着淡淡月光  
左右徘徊  
似乎在寻找什么

**归****■ 苗红军**

村前小路上  
老黑狗以忽而迎前、忽而跑后的抒情方式  
来接我  
使我迫切的脚步有些儿慌乱

院内倚在墙根的锄头们  
像老去的大伯和乡亲  
以除草的方式，在回忆  
他们心里最亮丽的风景是庄稼得以开花结果

南屋厨房的烟囱，已经  
升起一缕缕炊烟  
告知，在田里劳作的父亲  
饭菜快好了

可是今天，父亲并不知道  
他的儿子风尘仆仆，从远方回来  
他肯定还是要等落日下山  
披一身暮色归来

**影子****■ 钟鄂鸣**

早上，阳光踩着肩膀，站在对面楼上  
投下瘦长而清新的影子  
我一直在影子下生存，与阳光或月光一起  
站在路口等风，也等影子  
一辆辆车或一个个影子向我  
移过来，排山倒海

冬天，影子很短，蚊子几乎忽略不计  
最怕的不是影子，而是什么也没  
经常青天白日，灿灿阳光下  
身体被蛰一下，没凶手影子

影子活得经常没有自己  
如同我经常遇见的好大一部分人  
把自己藏起来  
包装到别人的影子里  
随其摆动

影子摇动风，还是风摇动影子  
一地碎叶，阳光下摇动

**秋虫****■ 董改正**

暮秋的静夜里，虫声如沸。

就一蓬荒草，这些细碎灰褐如土如灰如草芥的物种，就可以吟出几十种长歌短调，就像一个诗人，在月夜里就着一壶浊酒，吟出他走过的路，爱过的人，读过的书，熬过的痛。如果徘徊于荒烟蔓草的故道，伫立在烟迷雾的庭院，静月之下，虫声如雨。

母亲的新居对着别人的故宅。说是故宅，其实是废墟了，断井残垣是没有的，只剩下一片的断砖碎瓦。那户人家原先是兴旺的，他们有两个高挑漂亮的男孩，三十年前就有了这间厚砖青瓦的瓦房。这间宏阔的屋子，曾经煊赫地撑起一片熔铸着奋斗和骄傲的空间，坍塌之后，竟是这般的窄小。先是某个雨夜的夜里，月光被潮湿的砖瓦附着，竟成了绿褐的青苔，一大片青苔以纯名词书写的简略叙事，让最麻木的眼睛也会跳动起来。之后是野草，是细瘦的毅树，它们不顾世人的兴替，在春夏野蛮生长，在四周的袅袅人烟中，生长出森离悲歌，弥漫出野烟野雾。

这片村中的废墟草一般让人悸心。如果假以时日，在我足够大的时候，树应该茂密茂盛了，草应该离杂乱了，一定会有松鼠黄鼠狼小狐狸穿梭其间，离奇却言之凿凿的传说一定会如青苔那样生长起来。我们都在隐隐等待主人和他的两个正值婚龄的儿子回来，但一次次秋雨过后，荒洞的草树间，只有昏鸦飞旋。

邻居开始整理这块废墟，她拔掉了部分野草和毅树，种上了南瓜。瓜瓞绵绵，在断砖碎瓦的不规则起伏上蜿蜒游走，隔几步开一朵花，挂一个瓜。南瓜藤蔓统治的那个夏天，改变了村庄的表情。似乎又到了插标为界的时候。母亲果断种下了几株葫芦，它与南瓜同科不同属，母亲人为地干涉了它的习性，让它们的瓜蔓朝向北方。她与邻居以异曲同工的南瓜和葫芦，瓜分了这片废墟。

中秋节回家，我住的二楼窗口，正对着“瓜地”。南瓜藤和葫芦藤都枯瘦得哗啦响了。白天下了小雨，中秋并无月色，夜半，虫声鼎沸，真如钱塘江潮，又如秋雨洒窗。一阵近，一阵远，一阵真，一阵幻。忽然澎湃，如巨浪袭来，待凝神，却又忽而寂灭，寂灭处，又有三两点点划拨弄，恰似明灭的萤火，又如忽浓忽淡忽无的桂香。夜有微明，静极，虫声忽又大盛，几处高声部同时崛起，如群峰并峙，峰峰之间的深谷，是低声部幽咽的咏叹。嘈嘈切切，淅淅沥沥，迷蒙一片，那声音竟似湿润的，还带着寒。

披衣下楼，来到瓦砾之地，虫声一时止灭。远处鸡鸣短促犬吠敷衍，我想起故乡的夜晚来，那个大村里，犬吠一定是气势如虹的。故乡有一条将老宅围住的石墙，石墙是垒起来的，没用石灰水泥泥浆，它的无数个缝隙里，住着无数的秋虫，它是一条能发声的墙，就像一部手风琴。我童年的每一个有月的秋夜，都在如水似桂多声部的虫鸣里。如今，石墙和老屋也坍塌了，那些寄居的虫们的后裔，它们去了哪里，是否还在吟唱？

虫声复起，初若小雨洒叶，渐如冻雨敲荷，渐渐浩大，渐渐隆重，渐渐如起伏的波浪。我淹没在声海里。声大到油蛉，也不过偶尔远逝的一线明灭；声小如促织，若有小风，都会被吹落尘埃，湮灭不闻。这浩荡的虫声，该有成千上万只秋虫的参与才会形成。我轻轻地弯腰下去，枯藤边，断砖里，碎瓦下，果真都有细小的虫子在忘情地歌唱。它们是赞美还是悲悼，是感慨还是歌吟？只知道，这天地之间的音乐会，人类是比不上的，因为纯粹，它们没有辜负造物的慈悲，这渺微到砖缝生存的物种，以它们的身体为器乐，在它们的故土上，发出真切的生命悲欢。

我的故土在哪里？我这样歌唱过吗？第二天，母亲坐在屋檐下剥豆子，我坐在她旁边。

我们明年不在这里种葫芦好吗？母亲抬头看我，她的头发白了。我们的老屋，不知谁种了什么呢。

母亲停了下来，手里的毛豆壳扔在剥好的豆米上。他们一定会回来的。母亲笑了。她说：我听你的，我也希望他们一家回来。

小溪潺潺清泉清澈，  
铺一塘水菜花晶莹洁白。  
为了配成这道风采，  
流泉到底要越过多少障碍？

我想泉水既然自地底鼓涌，  
就一定是向往大海。  
要流水不腐不藏污纳垢，  
水菜花托出了它的情怀。

 服务读者需求  
改善读者体验  
欢迎扫描  
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价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4时55分 印完：7时3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

**H 浮世绘影****二叔****■ 崔忠华**

二叔的头脑不灵光，一辈子不知闹出了多少笑话。

有一年下大雨，家乡到处沟满壕平，邻居家的孩子在村头大海子里游泳时淹死了，邻居家请人下水捞人。那时因为食物匮乏，很多人都吃不饱，怕下到海子里没有找到，自己上不了岸，所以人们都不愿意帮忙。邻居家烙了白面大饼，炒了鸡蛋说：“谁要敢下海捞人，先吃饱了再说。”

二叔不等别人应声，就抢先报了名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饭食的二叔，张开大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，吃的浑身冒汗，满嘴是油，吃了个盆底朝天。二叔吃完脱去外衣一头扎到水中，本来就不会水的二叔怎么也钻不进水中，漂在水面上打着饱嗝喝海水，他吃的实在太多了。人们哄笑着谁也不管他，任凭他在水里乱扑腾，后来赶到的爷爷听别人叙说后，气的拿了一根大竹竿狠狠地抽了几下水中的二叔，又用竹竿把他拉上了岸，这件事让村里外的人笑谈了几十年。

二叔渐渐地老了，本来头脑就不灵光，老了又有点儿犯糊涂，闹出的笑话就更多了。

有一年春节，按照村里的习俗年三十要挂家谱，去祖坟请老祖宗们回家“过年”。二叔嫌麻烦，走到半路就

燃香烧纸，同时嘴里还嘟囔道：“老祖宗们都回家过年了。”恰巧被路边草丛中喜欢开玩笑的老李听见了，就大声说道：“你先回去吧，我一会儿就到。”二叔听出是老李的声音，也开玩笑说：“俺请你了吗！俺是请小猪。”这句没有头脑的话让老李笑岔了气。让人哭笑了一番的二叔回到家开始挂家谱，他一手拿着锤子，一手拿着家谱，站在桌子旁向墙上钉钉子，二叔感觉拿着家谱不方便干活，就把家谱夹在了两腿之间，他钉好了钉子怎么也找不到家谱了，问二婶：“家谱呢？”二婶说：“不就在你腿上夹着了吗？”二叔笑道：“这不骑着驴找驴嘛！”二婶的二婶说：“大过年的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呢！对老祖宗这么不尊重。”

家谱前的桌子上摆上供品，敬完神吃罢饭，大人们一边说笑去了。二叔家的小孙子很顽皮，看到满桌的供品都是好吃的，忍不住伸出手去拿，恰好让二叔看到，二叔为了不让孩子吃桌子上的供品，吓唬小孙子说：“这个不能吃，这是粑粑（粪便）。”吓得小孙子把手缩了回来，小孙子看到家谱花花绿绿的很好看，于是又把手伸向了家谱，二叔又吓唬道：“不要摸，上面有狸猫咬着你。”吓得小孙子把手又缩了回去。

二叔去世后，他的这些笑话成了乡亲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